



娛語

三





娛語卷三

先考諱季彥字啓夫號南圃晚稱悅翁性清介不能
與世軒輊雖託城市常有水石之想詩歌自娛然徑
寫胸懷不求雕飾有悅翁遺稿一卷今鈔錄其詩數
篇秋日偶題云秋風何嫋嫋吹我敝帷開中有悲秋
客壯心方易摧初月云嶺上懸纖月清光幾日全森
然高樹際纔照暮山烟村居云晝日茅堂靜踈慵心
事閑秋天晴景好四面見青山咏漢高云赤帝鴻基
鼎始遷英雄搯腕氣衝天秦雲跡絕烏江冷三尺霜

光四百年暮過山村云山間移步伴歸雲一帶清流
傍屋分谷口微風吹細艸長松嶺外夕陽曛除夜云
人間日月不須嗟終夕圍爐開煮茶坐上寒梅瓶裏
色明朝還賞舊年花山樓云春後乘閒倚小樓幽窓
近接一溪流四山晴景來新翠百畝清風入麥秋偶
成云晴穹高聳萬重山千仞翠巖行路難驚馬不前
何自畫揚鞭遙指白雲關探梅云烏巾拂雪繞幽溪
白玉前山望欲迷一陣香風何處是梅花開在古橋
西

後光明帝聰睿夙成年十五知崇聖學深信程朱之

說性畏雷嘗讀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有
所省後當雷震靜坐不動嗜酒善飲嘗為長夜飲興
方酣暢德大寺公信犯顏強諫帝大怒撫劍而起
公信從容曰自古未聞聖賢之君手刃大臣若斬臣
知悔臣身豈足惜哉左右拽公信而退帝亦執劍
而入朝召公信曰朕聞卿言一時忤意退而自恥
今而後宜益敢言勿辭因賜所執之劍又召布衣
意林菴聞講易以藤惺窩近世道學之祖親序於其
集餘英斷宏度可傳者甚多載槐下與聞鳩巢小說
正保遺事等書承應甲午帝年二十二夢乘赤龍

上天無幾患痘而崩惜哉天假之年則堯德舜化亦
可期也余藏其御製集一本今摘錄數篇遠寺晚
鐘云宿雨空濛古梵宮老僧歸去翠烟中一聲彷彿
踈鐘響雲外夕陽秋意濃四方拜云霜滿雲階天未
曙畫屏銀燭照中庭當時曾自幸河上千載綿綿禮
七星古池云池上塵埃人不掃古槐踈冷老松濃杜
鵲寂莫呼昏黑木槿蕭條引曉紅細浪生時星晢晢
圓紋沒處雨濛濛眼前愁殺眼前事佇立廻垣思不
窮山家云午睡覺無情長吟登彼此雲收遠樹青日
落暮山紫曉行云千山如夢過萬水滌懷行林際曉

風冷雲間殘月清惺窩集御製序并錄於此曰蓋
聞文者貫道之器也自昔年大吳八卦書契之作延
延綿綿如天地之不可易矣如日月之不可息矣禮
樂政令之經緯乎穹壤洞徹乎古今法度教化之融
液乎遠邇周遍乎内外者不亦基乎是哉近世有北
肉山人惺窩先生者寬仁大度之君子也幼而穎悟
一覽千言七過萬句弱冠而蚤通經史及諸子百家
之書莫事不備莫物不詳其為學也博聞強記故其
為記也精察明辨其為友也范袁張彪之徒王戎仲
容之屬朝馳驚乎書林夕翱翔乎藝圃非其道雖高

如言卷之三
車駟馬不顧焉棄之如敝屣從其道則簞食豆羹亦足以頤神而保年也義士仁人慕德望風出入其門往來其道者不可勝計於乎空谷之足音晦冥之日月歟而彼精微妙渺雖猶不可階天而升也儘亦得先生之一體者數輩日新月盛自此以後百姓尊信聖賢誦說仁義其恩惠德澤所以蒙天下後世者至矣斯時也談士雲起狙詐星聚然道德之說罕有所聞也先生獨悼斯民之墜於塗炭苦此道之湮於塵俗屢遊說諸侯上述堯舜下陳周孔然滑稽口給之士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故不為世用乃退廬市

原隱居放言恣思丘岳任情山林沉吟小詩作為文章而其遺稿餘篇紛紛籍籍惜其無統記者其子為景採而輯之亦竊附己意所以裨補其闕畧紕繆者數卷名曰惺窩文集朕偶請而觀之則忘食忘寢萬慮以澄百節以通耳目以融肺腑以清猶如龍護珠不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噫嘻朕於先生不見顏色不通言語而百年神交如合符節果何之謂也所視所言所動所蓄庶幾乎其不差也焉咏嘆之餘聊託管城子妄為之言乃譬疇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云爾慶安四曆辛卯九月十二日輪王

寺一品法親王書之。嗚呼！以萬乘之尊，眷一士如此其渥，謙而益光。聖德之隆，可觀矣。後水尾上皇弗豫，帝欲親問之。召所司代板倉周防守，勅以行幸之意。周防守曰：「朝覲行幸，非常禮也，非得幕府之命，則不可也。」帝曰：「然則互構長廊，自禁垣直接於院御所，複道來往，無彼此之別，何不可之有？」遂構廊親問，以此一事推之，其英斷可想也。右出槐下與聞。本邦武將勇士之詩，亦不為少。今摘錄之。吉野拾遺兒島高德寄隱老云：東風吹暖入家家，想像九衢塵。

裏嘩不識世間春色遍，舊爐殘火去年花。細川賴之言志云：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卧清風。武田信玄十七絕句載甲陽軍鑑，今鈔其三。新正口號云：淑氣未融春尚遲，霜辛雪苦豈言詩。此情愧被東風笑，吟斷江南梅一枝。新綠云：春去夏來新樹邊，綠陰深處此留連。尋常性癖耽閑淡，不愛黃鸝聽杜鵑。旅館聽鶯去，空山綠樹雨晴辰。殘月杜鵑呼夢頻，旅館一聲歸思切。天涯瞻戀蜀城春，上杉謙信伐能登。會九月十三夜，席上賦詩云：露下霜滿，作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鴈月三更，越

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念遠征、藩翰譜、又載其絕
命詩云、我一期榮一杯酒、四十九年一醉間、不知死
亦不知生、歲月只是如夢中、是篇不押韻、蓋衝口發
者也、伊達政宗遣興吟云、馬上青年過、時平白髮多、
殘軀天所許、不樂復如何、春夜作云、餘寒未去發花
遲、春雪夜來欲積時、信手聊斟三盞酒、醉中獨樂有
誰知、欲征南蠻時作云、邪法迷邦唱未終、欲征蠻國
未成功、圖南鵬翼何時奮、久待扶搖萬里風、醉餘口
號云、四十年前少壯時、功名聊復自私期、老來不識
干戈事、只把春風桃李卮、直江兼續織女惜別云、二

星何恨隔河遙、今夜相逢散鬱胸、情語未終先洒淚、
合歡枕下五更鐘、又有句云、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
城裏背花歸、塢圍左衛門去、加藤嘉明有句云、遂不
留江南野水、高飛天地一閑鷗、團左衛門在京時、祝
髮號鐵牛、居妙心寺大龍和尚會下、嘗從和尚喫齋
於某氏、後至、和尚怒之、鐵牛即誦曰、一鞭遲到勿肯
怒、君駕大龍我鐵牛、加藤忠廣謫居云、人間萬事不
定躬、躬似明星西又東、三十一年如一夢、醉來庄內
破簾中、朝倉義景將、訖美越前守、一本作山將戰死、
出墨斗題詩、託敗卒寄故鄉、萬恨千愁有、驀然不識

今夜入黃泉故園更莫灑愁淚屍暴戰場唯是天以
上諸人生長於戎馬之間謀畧勇警卓越一時而其
風流文雅如此其或聲律未調字句未妥亦非可苛
論也而如信玄政宗翩翩有詩人之風豈非胸中別
有閑日月者哉
宋陸秀夫在流離中勸講大學章句後世議者多笑
其迂迂則誠迂矣然秀夫立危朝如治朝外籌軍旅
內調工役一念愛君其志亦可憫己且當此時國勢
全傾士心解體雖有志之士不能復振而秀夫獨能
儼然不撓知其必不可為而為之其特操無以尚焉

而議者又以此罪道學余則以為其迂則道學之弊
也其忠則道學之力也蓋秀夫之忠自誠心出誠心
又自迂性出則迂亦不可廢矣若試令後之議秀夫
者當此時則亦恐不免為陳宜中耳且有事相類者
東晉蘓峻作亂遷帝於石頭劉超鍾雅等步侍左右
峻以倉屋為帝居日肆醜言超臣節愈恭雖居幽厄
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可見自古迂人則自迂豈
可獨罪道學哉
邵康節漁樵問答曰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
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

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弘按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人之死生如此而已、邵氏曰、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又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此言不能無病、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矣、其為陰陽、為消長晝夜、是一元氣之運動生息也、元氣聚而人生、元氣散而人死、及其死則其

氣悠揚歸于天、其體化而為土、其既歸天、則復合為一氣、塊然范然、無可把握、豈可人人死後、各為一鬼、以分彼此耶、然則謂人死而有知形者、妄也、若夫冤結凝滯、其氣不散者、則有焉、然亦不久而消、以此論常則膠矣、

五代史蜀書論、論獲麟曰、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

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按歐公春秋論。雖廢諸說。公正不落臆度。如獲麟解。則論僻而義短。凡排古來之衆說。建獨創之異見。非確然不可易者。則不可也。夫夫子獲麟之筆。千古之嘆。一旦容易說破。意義索然。余為歐公惜焉。

堯典曰。放勳欽明。蔡傳曰。敬體而明用也。又曰。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余按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是稱其德之辭。無體用之別。且以欽之一字。

為開卷第一義。似非本文之意。宋學以居敬為要。故不免此等附會之解也。百姓昭明之傳曰。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按昭明承平章之字來。謂明而不亂也。明德之解。亦似牽強。皆家學之弊也。二典禹謨。文公所是正。此二解亦必出文公。然平心讀之。自覺不穩當。

晉書潘尼安身論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此語吾輩誦之可也。

西園雅集所稱圓通大師者相傳為本邦僧寂照佩文齋書畫譜及書畫傳習錄等皆同亦非無所據余讀異稱日本傳皇朝類苑僧道部引楊文公談苑云景德三年余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中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蘓人為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

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余遣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余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下宋史曰本傳亦云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按

宋史言據談苑畧之也。但景德三年作元年。佛祖統
入朝為咸平三年也。且稱號圓通大師。則大師號真
先景德六年也。宗所勅賜也。元亨釋書景德元年照上進無量壽佛
注云。詔賜圓通像。本朝名刻也。真宗大悅。賜紫方袍。
大師號。見宋史。據此言。則照留彼邦。與揚億丁謂等
相交。道俗歸向。其名著稱文苑。故為雅集中一人。亦
不可知也。然景德真宗年號。東坡生在景祐三年。拒
景德元年。凡三十年。西園雅集之時。東坡獨以先生
稱之。則必不在少年時。則拒寂照入宋之時。凡六七
十年。照之在宋。必不至如此之久。所謂圓通大師者。
非寂照必矣。後讀元亨釋書注。引成尋遊宋日記云。

成尋入宋。以熙寧五年九月五日。到蘓州普門院。禮
寂照影堂。問照之寂年。寺主答曰。三十年前。註云。然
則以四主仁宗慶曆年中而化矣。再按。以此言推之。
照遂留彼土。慶曆中沒。慶曆止八年。東坡之生在景
祐三年。拒慶曆八年。僅十二年。此時寂照之年。蓋七
旬前後。東坡僅十歲以上。必無相會之理。或云。西園
雅集畫與文。皆假設而作之。非實有其事。其挿入寂
照。亦不可以年月論也。余疑所謂圓通大師者。蓋佛
印也。然佛印不聞有大師號。則亦未可決也。即大
朱舜水之於伊藤仁齋。蓋心甚憚之。不欲相見。不特

道不相合，必知弗能折服之。其與安東省庵書中，反覆拒之，其意可見也。仁齋答省庵書云：承聞明國大儒越中朱先生躬懷不帝秦之義，來止于長崎臺下，忽執弟子禮，師事之。中聞先生近以親藩之招，將赴于武城。僕又欲竢待養有人，往從先生於武城，不知先生許之否。若獲為僕言之於先生，實大幸也。至懇至懇，大抵此事非有真實朋友為之經營，決難成就。舜水答省庵書云：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賢契歆然不足，大為雅重。虛心好賢，此更賢契美德。中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

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泛泛也。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又曰：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為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縷，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一也。中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賢契幸婉辭之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也。且又無益萬萬不須務此。此數語畏憚之意自見矣。舜水之投化也，當時老師宿儒，往往與之往答周旋，舜水待之有餘。

裕獨於仁齋不免立城府仁齋岌然出輩流遠矣張九成嘗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為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余亦甚愛此句一誦之便覺胸宇朗然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自然之勢也議者或譏其先倉廩衣食而後禮義是局見耳蓋民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上之教民得不先富足乎語云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夫子亦先富後教胡獨議管子

耶食貨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教化成亦此意也

里語云他人聚於食親戚聚於哭能說人情又有云牀頭有穀他人哭亦能說人情

古人貴立志所論著不一而足余亦嘗作立志說曰人之於志也車之轄也戶之樞也人其可無志乎而立之甚難矣蓋不立之以勇則因循苟且有半途而廢之失不立之以專則流蕩消耗有一暴十寒之累故勇之與專立志之本也既勇且專則天下何事不可成哉凡古人之所為或修身傳道亘乎萬古而不

朽或高坐廟堂、撐拄乾坤、其學問功業、皆發軔乎此矣。故為舜為跖、志之所致也。為聖為狂、志之所致也。若夫學樂乎、援琴霍舞、志之至也。學射乎、調弓猿號、志之至也。學醫乎、視垣一方人、志之至也。且天下之人、志農者播種不失時、志商者販鬻而保利、或志梓匠、或志圻墁、為陶為漁、吾未見志其事而弗成也。其沮格廢置、中道而輟者、志之不至也。故匹夫不可奪志、況為士者乎。士而不能立志、則不及販夫賈豎遠矣。然人心之危、出入無時、動靜不定、其持志也、亦猶御悍馬、一緩即逸、往往不能自制焉。蓋嘗觀輕躁之

士、其始立志也、疾風迅雨不能及之、銳兵精甲不能禦之、必將一進不退、百變不磨也。及其久也、名韁利鎖勒之於內、蛾眉靡音蕩之於外、或窮困枯之、或喜怒擾之、紛紜轆轤、日喪月失、少而勇者老而為怯、少而廉者老而為貪、時少省之、何益之有。故曰、立之以勇、勇則能守、守則不變、立之以專、專則不分、不分則精、是以惜氣將生、則勇以挫之、慾心將萌、則勇以鎮之、猶將之御士卒、主之令童僕也。將嚴主明、則雖有悍卒黠僕、久而自伏矣。外物之誘、專則不應、患難之來、專則不動、猶松柏挺立、肅霜積雪不能虐之也。然

後身可榮辱也。志不可榮辱矣。身可生死也。志不可生死矣。所謂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此之謂也。余性怯懦。不能以志帥氣。將陷暴棄。因作此說。以自勵焉。

象山語錄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又云。鸛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營營如此。營營的討箇甚麼。又云。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又云。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又云。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又云。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為物役矣。此數語皆自實著。非閑說話。學者佩服之可也。

漢士古來諸將中。余尤推服宋岳武穆。是人心之所同也。本傳曰。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是能事親也。學射於周同。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是能敬師也。

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是能報恩也。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霄旻，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是不淫色也。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是不貪財也。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蹟，怒而鞭之，是不私子也。帝初為營策，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是不懷居也。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是立令之嚴也。張俊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是御軍之正也。

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是恤下之厚也。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是憫民之切也。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是能得士心也。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是不伐功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是好學也。凡此數事，皆古名將之所難也。卻毅之敦詩書，樂毅之貴名義，穰苴亞夫之嚴，孫臏韓信之奇，子儀曹彬之寬，武穆以一人有之，蓋諸葛武侯之後一人而已，而其有神力，挽弓三百

斤左右馳射、舉旗刺賊、敬德彥章不若、此亦千古一人也。

岳公本傳、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而西湖佳話稱、父母生他的時節、夢見一個金甲紅袍、身長丈餘的將軍、走進門來、大聲道我是漢朝張翼德也、今慙到汝家、說畢、即時分娩、父親因此即取名為飛、小說之妄可嘆。

獨醒雜志、岳飛微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貪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必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猪精也、猪碩

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為大將、位至三孤、竟為讒邪所害、杜預之為蛇、韓世忠之為虎、此類頗多、然以武穆為猪精、卑之甚、妄哉言也。

武穆飛來之識、本傳為揚公賊中之語、崔林玉露為所獲謀者之語、而獨醒雜志則為固石洞女賊廖小姑之語、所記各異、胡應麟詩叢引武穆詩一聯曰、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此詩全篇載於焦氏筆乘、曰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石山前寺、林泉勝景

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濟民憂。應麟獨賞後。聯余以為轉。結憂天下之意。隱然見於詞。亦激切可賞。清人趙古農。訖仙傳云。陰風陡作。燈燭盡滅。眾皆愕然。毛骨凜聳。復取火照。見訖畫沙如雨點下。書故宋武穆將軍岳。偶經此憩焉。大揮一截。筆勢縱橫。猶帶怒意。曰。金牌十二詔。何堪萬古奇冤。死不甘。不信黃龍常抱恨。墳頭松柏尚朝南。按訖仙詩。妄誕不足信。故余興起。詩鈔不載之。然不忍割棄。附錄於此。湧幢小品云。武穆祠廢後。得一石碑。碑上題一詩云。

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雷震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此詩不知何人作。然亦逸響可傳。因并錄之。

輟耕錄云。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藁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

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余亦嘗謂僮僕之用供洒掃趨走而已如決事制互則固無資於彼故互畜朴實不生事者近世醫人家僮僕轎夫必擇長大輕儇者彼皆酗酒耽奕狡狠而悍少不如意則罵主長辱家人紛嘩不絕而其雇之者日多蓋亦售技之一術耳先嚴常掄愚駿易使者世人皆笑不知時勢然使魯齋聞之必有取焉

名臣言行錄云歐陽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察按醫

書述病證口辨如流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貪醫貪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觀此語則醫師銜世之態彼此不異宋時已然

有貪泉又有狂泉在袁粲妙德先生傳有錢神論又有錢愚論梁臨川王宏貪吝豫章王綜為錢愚論見南史

鄒至完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是君子之語也林芳曰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

者矣。理到之語也。曾鞏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四忌皆學者之箴也。

吾邦俗子之語。往往儒丐並稱。嗤其窮也。陟餘叢考云。謝疊山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鄭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由此則漢土亦以儒丐並稱。且以九儒十

丐為元制。則不止俗間之語。彼專尚文字。以此為仕進之梯。猶且卑之如此。彼此人情可知也。文章遊戲。過古寺記云。余一日偶過古寺。見二老儒趺坐誦佛號。既畢。揖而進曰。俗謂修行念佛。願博來生富貴。二公亦有意乎。一曰。吾二人里塾中蒙師也。日間訓蒙。晚間來此念佛。因吾輩前世不修。罰令今世坐館。備嘗諸苦。茲所修者。不敢求來世富貴。惟願不再罹此厄耳。一曰。此公生前罪孽較輕。故志願稍奢。吾自揣罪孽深重。恐來生未必能遽脫此難。今之念佛。不過修坐一好館。教兩個好學生。願已足矣。其非敢妄求

也。余聞之憮然。此文蓋有所激而作也。然其所謂蒙師者。自苦如此。亦可憫已。此輩豈知一刀割斷之法耶。

村瀨揆亭藝苑日涉云。尸此讀為加波禰三音。攷之形聲。無毫可通。因竊以謂國字力音加。凡字之掠礫撇過其筆者。謂之波禰。今力字長左旁。作力字形。與尸字相似。因呼尸字為波禰耳。敬所翁駁之曰。如拷亭說。朝臣真人之類。上古謂之尸。後人依國字讀之。加波禰也。後卷云。片假名為古備大臣所製。夫加波禰國字也。尸漢字也。先有國語。而後以漢字譯之。作

片假名。又在其後。上古豈知力字掠礫乎。妄說可咲。弘按。度會常彰日本國風引神代抄云。加波禰之訓。皮膚也。上之所賜。子孫傳之。猶傳父祖之尸也。此說以尸為遺體之義。訓尸為皮膚。其義雖未確。其訓則當矣。

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其事鄙俚。不足論。且好屐好財。以分勝負。固為不倫。亦近兒戲。而世說錄之。晉書傳之。蒙求等書。亦標揭之。兒童到今誦之。果何意乎。借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群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

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技容態一朝而就
是北魏韓顯宗上書之語也今如我邦熙化已洽
人飫膏粱其所見聞非淫靡浮麗之態則必趨利就
勢之事父兄得之為安子弟求之為足所謂百年難
成之風禮益置而不講則何年而成一朝而就之容
態愈溺之而不極則何日而復父兄已安之子弟將
何從哉若能薰陶化育以維持風教則亦庶
幾乎聖時之一助矣

武田信玄廢其父信虎巨惡弗容相傳信玄終身不
讀論語亦良心之發也然信虎暴虐國家將亡信玄

身危大臣與謀故推其心則尚有微可恕者至誘殺
諏訪賴茂奪其女為妾則其罪毫無可恕賴茂女生
勝賴遂滅其國天誅炯矣

清商之至長崎往往有吟詩書字者然皆市井賈豎
拙劣不足論况有學識之可稱乎而邦人慕之乞
其詩求其書以為清翫或有名之儒生亦有以與之
唱酬為榮者以我之山斗抗彼之市井自詡與漢
人文臂親接豈不羞死哉

朱子曰驕吝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胡氏

曰驕張大者收縮姑以驕客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誇其所以矜誇卽閉藏者爲之地也弘曰驕客勢本相反而朱子以爲相因何也今觀世人驕者變而爲客客者變而爲驕相反者卽相因之原也蓋驕客之跡異而驕客之心同胡氏之言亦可謂能演之矣

墨子之書韓昌黎稱之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其言固謬矣胡應麟陸弘祚輩辯之是矣然孟子之時老莊之書亦必播於世而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當時孔墨抗行可知也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

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是亦孔墨並稱可見也今讀其書氣簡勁而語崎嶇不失爲古文然悍然非犯聖法以建旗鼓雖崇詩書似是而非莊周自恣之罪淺而墨翟亂真之罪深矣

墨子所引逸詩甚多親士篇曰必擇其所堪必謹其所堪尚賢篇曰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此與今詩小異同篇又曰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照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折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全常尚全篇曰周頌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

蕭愛篇曰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此詩全用洪範語今詩所不載半篇亦與今詩小異同篇又曰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亦有小異非攻篇曰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此餘所引詩與今詩全同者不過數篇其引尚書亦多有異同蓋墨翟反夫子者也詩書亦不用夫子刪正者故多致有異同耳蜀志諸葛孔明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余嘗疑武侯好梁甫吟不知取何義且好為二字義不明了隨園詩

話云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為梁父吟尤無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與余見符然以梁父吟為後人作為孔明好吟之此亦粗矣黃庭堅跋梁甫吟云陳壽叙武侯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語勢既不盡其意謂文失載此詩此蓋好簡之過余觀武侯此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但云好為梁父吟不知壽意所指豈既作此詩時時為客歌之故云爾乎按庭堅之說為好簡之過是也然武侯躬耕時老瞞未殺楊修諸人武侯豈預咏之耶此亦不通則闕疑可也

羅大經曰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弘曰文公此語實中輓近解經者之病然文公之解學庸吾恐後世亦有揭此語以議文公者

五代馮道歷仕數朝史之所謂滑稽多智浮沈取容者能悉道平生是名教之罪人如長樂老叙可謂廉恥拂地矣歐陽永叔司馬溫公論之詳矣而范質稱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此若巨山不可轉也王荊公亦嘗稱之胡三省曰夷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者也余亦謂荊公雖不仕數朝其

心術或有相符焉者故亦稱之耳王士禛曰李贄極稱武曌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此阮亭之論固然也余獨恠吳處厚青箱雜記云俗人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跡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文忠義烈之人以道為大人是余之所不解也馮道謂唐明宗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放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道之人品

不足論然此語則警世之言也僧兼好徒然艸載攀木者戒曰在危梢則戰栗自持故少失漸下近地氣弛心放故或致顛墜此與道之喻同矣

僧清韓方廣寺鐘銘國家安康之句當時有咒咀之議世之所傳也余嘗閱集古十種鐘銘部安房國千光山清澄寺鐘銘有梵字繁昌國家安康句蓋偶同也然方廣寺鐘銘中又有君臣豐樂句是分明用豐臣字似非偶然且東迎素月西送斜陽蓋取之王元之竹樓記而鎌倉建長寺鐘銘亦有東迎素月西送夕陽句此亦偶同歟將剽竊歟未可知也

古事紀稱

顯宗帝怨

雄畧帝之殺其父欲遣人

毀其陵意富祁命奏言臣願奉命毀之

帝許之

命乃少毀陵傍之土而還奏曰既毀之

帝怪其早

還問其故對曰少毀陵傍之土耳

帝怒曰朕命

卿卿違命何也曰

雄畧帝雖為陛下之父仇亦

嘗踐祚君臨天下且親為陛下之叔父若破壞帝

王之陵且害親親之義則天下後世謂之何今少毀

陵土足報其怨豈非兩全之義乎

帝悅不罪按吳

晉發昭王墓鞭其尸君子甚之王頒發陳主陵焚骨

取灰飲之君子義之蓋君臣之勢有所異焉今意富

祁命之所為能處之者也夫雄畧帝雖虐也辱及死尸則傷義甚矣陵已不可毀怨亦不可已則穿陵傍之土以報之可謂得其互矣

晉書禮志云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又云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袁宏議曰假值閏十月而不取者此歲未終固未可得矣通鑑北魏李豹封事曰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是皆謂遭喪家居為假也本朝朝臣居父母喪謂之假有假寧令亦有所原假寧令注云假者休暇即每六日並給休暇之類是也

然則居喪者亦稱之假取休暇之義彼此其稱同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余嘗疑其說均是國君之女也而或為正夫人或為媵妾何幸不幸之異也其為姪娣者豈甘而從之乎且必同姓媵之則當時強弱之勢有不得然者若魯於晉豈使其女為之媵哉是決無之事也蓋相從者或是同姓大夫之女而非諸侯之女也余疑之久矣後讀戴氏鼠璞有媵妾之辨以媵特為送昏之名其見畧與余意合故今舉其全文曰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

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
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為疑余固不
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
記載伊尹為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
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
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
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
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
畧然春秋稱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

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凌猶恐不
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魯女從妾乎古有
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
訓媵楚辭九歌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晦
庵注媵送也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
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以此證
媵為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荒謂
送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為妾公羊禘于大
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魯于齊媵之
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娶娶於楚而齊媵之魯公立

